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让自己的心

无论出世还是入世，
佛或非佛，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
那就是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明亮起来

黄复彩◎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总策划：张海君 徐 迅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让自己的心 明亮起来

黄复彩◎著

无论出世还是入世，
佛或非佛，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 黄复彩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2. 6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ISBN 978-7-5468-0276-3

I. ①让…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2073号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

黄复彩 著

总策划: 张海君 徐 迅

主 编: 沈天鸿

责任编辑: 靳 莉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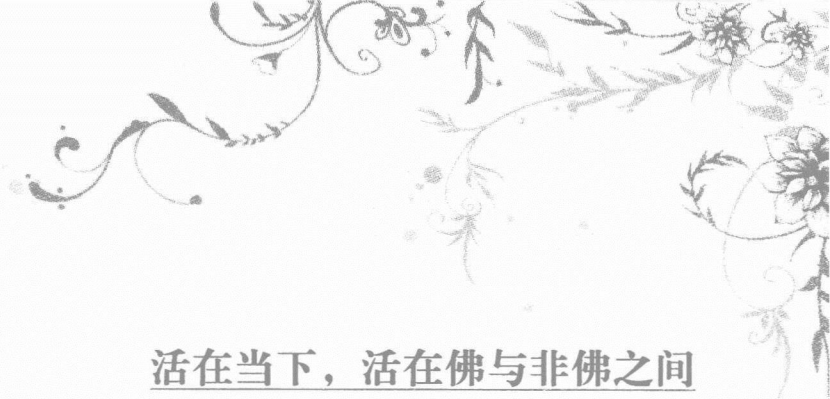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276-3

定价: 2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活在当下，活在佛与非佛之间

黄复彩

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其中收录的79篇散文，都是我近两三年所作。与我的前一个集子《一花一世界》不同的是，这个集子里的内容一半记录的是寻常人生、平常生活，一半则是与佛教有关。

很多年来，出入于寺庙，与僧人交往，成了我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虽然时至今日，佛教的世俗化和边缘化曾引起很多人士的慨叹，但是，佛教中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人世的关怀以及高僧们非同一般的处世态度，则是佛教中永远不变，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主题。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走进一座荒废的寺庙，第一次认识一个“被俗”了的僧人。直到今天，仍然有读者记得我发表于1981年第三期《安徽文学》头条的小说《墨荷》。虽然那是我的一篇习作，但我相信，再过二十年或三十年，那篇小说仍然有它的文学价值。我为之自豪的是，从一开始走上文学之路，我就不追求时尚或一时的轰动效应，我所关注的，永远都是人性中的那些最隽永、最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这也正是文学的本质所在。

我是因文学而走进寺庙，而认识佛教的。三十多年来，我认识的僧尼无数，他们年龄不一，身份各异，其修行阶次也各有高低。我在记录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态度、处世方法也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他们高洁的品性像一抹阳光，照亮我心灵的每一处角落，也让我平庸而卑微的生命显得无比强大。应当说，这是我的福报，也是我一笔不小的人生财富。

两千五百年前古印度的一棵菩提树下，一个名叫释迦牟尼的人悟得真道：人皆有佛性，只是被尘劳所蔽，就像镜子被灰尘蒙蔽。只要拭去灰尘，

佛性就会呈现，镜子也就会发出它应有的明亮。因此，这才有了后来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这才有后来禅宗的大师们所提倡的“直下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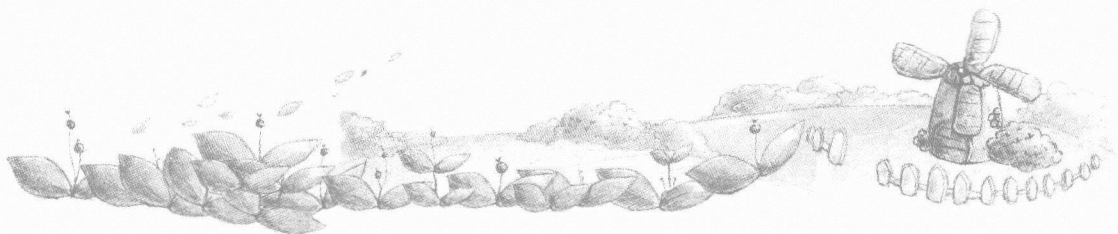
人活着是痛苦的——这也是佛的总结。这痛苦源于我们生命存在的本身，源于我们总是太执著于生命中的种种纠结，却很少有人能像问道三祖的道信沙弥一样终于明白，那根束缚自己的无形绳索，是自己给自己绑上去的，而不是别人。人只有正视生命中的这种纠结，活在当下，并在当下中及时解脱，那原本被蒙蔽的真性才得以活泼、亮闪地呈现。

就像这个集子一样，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既有宁静的山村野寺，也有喧嚣的城市即景，这就是我的生活，是我真实的人生经历。在我被城市的烟尘熏染得几分疲倦时，我会走进某一座寺庙，去体会禅师“树下一坐，日中一食”的生活；但我毕竟是一个俗人，我离不开我所谋食的工作，离不开我所寄身的城市以及我惦记并惦记着我的亲人们。很多年来，我一直就生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具体在我的文字中，佛或非佛，只是题材的不同，所表达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从而活得轻松，活得自在。

由于家庭的遭遇，整个少年时期，我一直生活在一种压抑和自卑中。直到三十岁后，开放的社会才让我有机会浸润文学。是文学让我找回了我生命中原来的自信，也让我逐渐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的自卑和忧郁，我终于意识到，人可以活得更阳光一些，更明亮一些，也可以活得更强大一些。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于我三十年写作的始终。应该说，这一主题是与佛教所提倡的人生悟解是十分相应的。鉴于此，我将这个集子做如是命名：《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以上文字，权且为序。赶紧打住。

辛卯年正月初二



目 录

第一辑 直下承担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 002

一片羽毛划过天空 / 004

故乡的寺 / 006

朽 佛 / 009

去看弘一法师 / 011

洞山问禅 / 013

佛事杂记 / 015

笔墨佛事 / 022

田头对话 / 025

补衲的老僧 / 027

六亩田的黄昏 / 029

竹林小径记 / 031

鸟儿从空中飞过 / 033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把心放下 / 036

甘露寺记 / 038

小巷深处的庵 / 040

静静的大士阁 / 042

塔影 / 044

生死之间 / 046

咸有咸的好处，淡有淡的味道 / 049

让我们“吃茶去” / 051

佛音 / 053

珍珠鸟 / 055

失落的大雁 / 057

慧可的那条断臂 / 062

禅者形意 / 065

见而未见 / 069

上人的舍利 / 071

佛眼所见尽是佛 / 076

心里明白 / 078

仰天堂 / 080



登九华翠峰记 / 083
八公山下白塔寺 / 086
我愿是座赵州桥 / 089
将来谁也奈何不了你 / 094

第二辑 直入本怀

清纯的世界 / 100
清亮的早晨 / 102
灵性的小鱼儿 / 104
鲍冲湖雨中泛舟 / 106
人情味：浓淡皆由人 / 109
我要一千万有什么用 / 111
一半在山野，一半在喧嚣 / 113
紫石塔 / 115
天堂寨的石头 / 118
墙头上的一棵小树 / 121
死亡境界 / 123
快乐没有大小 / 126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在春天的阳光下 / 128

父亲的禅 / 130

与陌生人交谈 / 133

孩子与鸟 / 136

我知道自己丢失什么了 / 138

想在山里安一个家 / 140

善待麻雀 / 143

跪着的女孩 / 144

看 鸟 / 146

牛 歌 / 149

渔民老陈的一家 / 152

听沈从文歌唱 / 155

渡 口 /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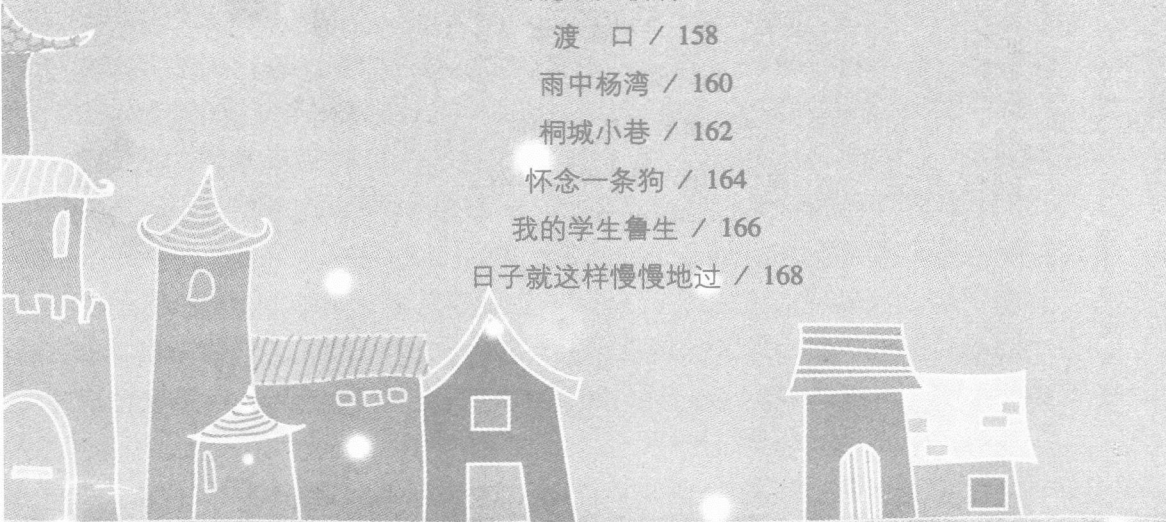
雨中杨湾 / 160

桐城小巷 / 162

怀念一条狗 / 164

我的学生鲁生 / 166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过 / 168



周潭的流行色 / 171

渔梁坝 / 174

在秋浦河源头 / 177

恒河朝圣 / 180

一个人的遭遇 / 183

与人方便，于己快乐 / 186

那条风雪路上 / 188

做一个好人 / 192



第一辑 直下承担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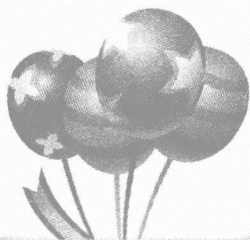
一片羽毛划过天空

故乡的寺

朽 佛

去看弘一法师

....





让自己的心明亮起来

从仰天堂下来，新年的第一场雪就义无反顾地下起来了。站在山垭口，近处的山，远处的田野，尽被纷纷扬扬的雪花笼盖着，山脚下那细如鸿线的秋浦河在影影绰绰之中，只有微白的一撇。四野静得出奇，眼前就像在放着一部显像管出了毛病的电视，画面尽是密密的雪花点，偏偏传声器又失去了效应。于是只有那无声的画面，而那画面却又是静止的，长时间停留在一个正待讲述的故事中。我怔怔地站在渐近泛白的山路上，任绒雪打在脸上，钻进脖子里，化作一股丝丝凉意，竟不知所以。感觉这一刻生命被定格在一个永恒的状态，无生亦无死。

通往仰天堂的山路开凿于几年前，因未加维护，在山洪及泥石流的作用下，好几处路面也已坍塌，再加上这样的天气，我知道，这一刻在方圆十几里之内不会有任何人迹。唯一活动着的，只有我杂沓的脚步以及我的一颗跳动的心脏。我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细细的，沙沙的，我停止了脚步。雪落在草叶上，落在树枝间，落在竹林里，极其微妙的声音，然而用心谛听，就会发现，那雪与草叶的撞击之声竟如此有力，就像婴儿撞破母腹惊天出世所发出的那一声啼哭。多么美妙的声音！忽然想起《五灯会元》中的句子：“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台”，事物产生与消失的那一瞬间细如游丝，若即若离的状态如此神秘，又如此真切！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了。我知道，这声音一直就存在着，存在这山野之中，存在于我心源深处，只是很多年来，心披满尘埃，以致这美妙的自然之声已无法穿透那一层厚厚的黏膜，进入我渐近麻木的心的深处。生命，原来就是这样慢慢地老去的。

想起刚才看望师太的情形，我们包着冬笋荠菜饺子，说着前年的大



雪，说着师太年轻时的故事，不觉时间的流逝。锅里的水开了，我们把刚刚包好的饺子下到锅里，盖上锅盖，加大灶下的柴火，不一刻，锅盖上腾起热气，揭开锅盖，那些经我的手包出来的饺子像一朵朵雪白的玉兰花，它们翻腾着，在沸腾的锅里激情地歌唱着。

朋友说，你总是行走在路上。

我总是喜欢像狗儿一样在山野里撒欢，像鸟儿一样在丛林间飞翔。我总想效法古时的禅师们，在不断的行脚中寻找自己的本来面目。可惜的是，我们都是些思考狂，只要我们愿意，在其短短的人生中会有源源不断的思考在折磨着我们，却从来没有答案。我们总是在忙忙碌碌之中，以致不能静下心来，细细地听一听水滴落地的声音，看一看花儿开放时的美妙。有时候，我们需要临济祖师的一声断喝，从而截断思维的源流，回到当下的生活中去，唯有如此，我们方能谛听到这大自然所发出的天籁之声。

雪越下越大，我久久地站在那条山路上，谛听着雪落在四周林子里的微妙之声。在这个寒冷的下午，走在仰天堂的这条山路上，我的心愈发地明亮起来。





一片羽毛划过天空

原以为云居山也像九华山一样，是一座现代的城市，是一处人头攒动的风景名胜，然而它不是。除了那几排青砖铁瓦的寺宇以及寺宇前大片大片的稻田，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流连的风景。我想，这正是云居山，就像一个真正的禅者，与自然的山水融为一体，既不高深莫测，也不夺人眼目。

虽然是第一次来云居山，但我对它并不陌生。好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介绍禅者虚云的书，云居山正是他一百二十年人生中最后的驿站。虚云漫长的行者生涯曾有过许多传奇性的经历。在终南山那座终年不闻人迹的山崖前，年轻的虚云守着几株洋芋，守着一座茅棚，体悟着人世的孤独。一次，一位僧侣前来看他，在他的茅棚前，杂沓着零乱的兽迹，茅棚里，端坐的虚云禅定在自己的世界里。僧侣呼之不应，便猛击一下他身边的引磬，在悠长的金属声中，虚云从禅定中醒来。虚云说，都什么时候了，我的洋芋该熟了吧。揭开锅盖，焖熟的洋芋长满了白毛。谁又能知道，这位寂寞的僧人在他的思维里究竟盘桓了多少时间。对于一个禅者来说，时间和空间都只是一种概念，只有永恒的自然才具有生命的意义。在禅者的眼里，禅是风的飘忽，是鸟的鸣叫，禅又是一切天籁之音，唯有禅者，才能从这些自然的山水中体悟到生命的真切，感受到生活的真美。

我来到虚云塔院，塔院就坐落在山门的右侧，背倚一片青山，前方则是一片开阔的山地和一片郁郁葱葱的稻田。塔院里没有一个游人，唯有三两个守塔僧偶或走动，四面青山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越发衬托出塔院的宁静。走进塔院，几只鸽子扑扇着翅膀从头顶飞过，然后就落在那尊塔上。塔为四角方形，远远看去，几乎就是一尊简朴的纪念碑。就是在这样的纪念碑里，栖息着中国的一代禅匠，他历经三个朝代，肩挑七家法脉，他以自己的独特禅思让中国禅源远流长，直至远播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



各国。

塔前供设着一尊不大的瓷质画像，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形象：须发飘逸，双眼微闭。虚云留给世人的照片几乎都是这样，不管世事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似乎永远禅定在自己的世界里。世俗的人们无法理解一个禅者的另类人生。很多年前，我随同朋友拜访一位四十年未曾下山的老尼，当有人问她知道不知道山下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时，老尼回答说：无须知道。或是怕我们不能理解，老尼接着又说：“心性里的社会，是永远也不应该改变的。”

老尼的话，够我们认真思索，多少年来，我们飘忽的灵魂总是感到无所依恃，在飞速变化的世俗中，我们努力挣扎却总是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我们不得不陶醉于欲望的欢歌并以此来麻醉自己渐近愚钝的灵性，我不知这到底是人类的进步还是人类的悲哀。

我到云居山，是为了皖老塔墓的事。今年五月中旬，皖老圆寂前的一个星期，我有一次出差江西的机会，听说我要去云居山，皖老说，去看看虚云老和尚吧，别忘了替我问候老人家。皖老说，在现代的禅僧中，我最敬佩两人：南方来果，北边虚云。像那两位大师一样，皖老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僧人，他有孩子的纯真，爱花、爱笑又爱随时闹小脾气，却又不失一个长者的严谨。他可以为一分钱与你较真，却又能散尽所有的财产，用以帮助一个随便投上门来的陌生人。由于种种原因，那次的江西之旅未能成行。现在，皖老已去了另一方世界，而我却因为他的塔墓来到了云居山。世事无常，却总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牵连，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因缘吧。

天色渐淡，我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下了塔墓，回头再望那尊静穆的塔墓，但见西斜的太阳正没入青山的一侧，塔墓在几束光晕的衬托下呈现出虚拟的轮廓。我被这美轮美奂的奇景实实在在地迷住了。恍惚间，几只鸽子掠过我的头顶，在一阵翅膀的振动声中，一片羽毛在空中划着优美的曲线，直落到我的脚下。心微微一震，拾起这片羽毛，竟是那样的白，那样的轻，我小心地将它放入行囊。在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生命的无比庄严，就像这飘落的羽毛，在它落下的一刻，你能说那不正是生命的一次出神入化的表演吗？



故乡的寺

观音信仰是民间最为普遍的一种宗教信仰。民间在习惯上称观音菩萨为“观音大士”，我想是依据称佛祖为“大雄”而来。供奉佛祖的大殿被称为大雄宝殿，而供奉着观音的殿阁就叫做大士阁了。

我要说的是我的老家大通的大士阁，它的位置是在老镇与新镇之间的神椅山下，一座青通河边的寺庙。当然，它是一座尼庵。

在我幼时的记忆中，大士阁没有庵，也没有阁，只有一间破旧的房子，是一处屠牛场。那时候，如果去大士阁那边的湖场挖野菜或是去附近的小岭砍柴，必得要经过大士阁，未曾到达那个地方，远远就闻到一股血腥之气，路的两旁，竹架支起一张张带血的牛皮，在太阳的暴晒下，发出阵阵恶臭。有时候，会遇到牛贩子牵着一头老牛向那地方走去，还没等走到埂头上，牛便不肯再去。它执拗着，任主人拿着竹条使劲地抽打，直抽得牛背上渗出丝丝黑血，蚯蚓一般沿着牛背滴下来，一直滴到脚下的埂头上，那头牛才不得不流着泪，一步步向大士阁方向走去。这样的场景目睹得多了，有那么一阵子，我发誓不再吃牛肉，但后来还是禁不住嘴馋，又吃了起来。只是，每当吃牛肉时，便会想起那些流着眼泪的牛，牛肉的香气也就打折了许多，但还是吃，还是由于止不住的馋。再后来，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人尚且饿着肚子，连牛犊也被宰杀尽了，那地方就有了一家粉丝坊，只是所做的不是现在人们常吃的雪白而晶亮的粉丝，而是黑黑的山芋粉丝。大士阁粉丝坊的一个师傅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偶尔，他会偷偷送一把山芋粉丝到我家来，母亲就把它煮了，加些从街市上买来的廉价的鱼杂之类，真是难得的美餐。有时候，我去大士阁那边采野菜或是去小岭砍柴，路过粉丝坊，眼巴巴地看着那锅里正煮着的粉丝，师傅知道我的馋，



便从滚烫的粉丝锅里捞一瓢热热的粉丝来给我解饥。后来的年月里，我吃的粉丝多了，尤其是在冬天吃火锅的时候，粉丝成了一道必需的料，但我一直记得大士阁粉丝坊里的山芋粉丝热热的味道。

现在再回到大士阁上来。

上世纪末，我曾为修复过的大士阁写过一篇碑记，记录了大士阁的历史及现今的变化。大士阁建于清顺治七年，当时大通是江浙一带人朝礼九华的必由之道。在民国编的《九华山志》上，大士阁是被列入“九华山七十二寺”之一，又称为“大九华山头天门”。当时一个叫圣传的和尚有感于往来的僧众无歇脚之处，便发心在大通修建一座寺庙，寺成后，初名为无相寺，至于改名为大士阁，却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历史的更迭，大通作为一座水陆码头，在清顺治至今的近四百年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其中既有惨烈，也有凄美，就像本文的开头所说，大士阁毁了，毁于某一个故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个叫大定的尼姑开始发心修复这座曾经的寺庙。大定中年出家，当时很多人对她的行为不能理解，更怀疑她修复大士阁的能力，但大定还是将一座大士阁修建而成，而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2001年，她来安庆找我，希望我能为这座新修的寺庙做一点文化方面的工作。我第一个就请九华山的仁德长老题写了“大九华山头天门”几个字，这一行字现刻在大士阁山门前的牌坊上。又请我的方外老友皖峰上人题写了“大士阁”三字做了大士阁的门匾。可惜的是，两位佛教界领袖在题写完这些珍贵的墨宝后不久都相继做了极乐世界的主人，而这两幅题匾却永久地悬挂在大士阁的建筑上，成为镇寺之宝。每次我去大士阁，都会在这两幅字前久久伫立。我的另一位方外好友、画僧妙虚曾评价我与两位老人的关系，他说：“你们都太沉湎于情，要知道，太沉湎于情是难以了脱的。”我知道我就是一个俗人，但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我总是无法了脱一切曾经和现在的友情。正是凭着这份过于沉湎的情感，我方能写出有血有肉的文字来。这是没办法的事，命运让我浸润佛教，佛却又让我做起了文学。佛说，世间一切皆是因缘。既是因缘，就不必闪回。逝去的已经逝去，未来的尚未到来，要紧的是在当下，至于死后的事，就交由佛去处理了，佛怎样处理，谁知道呢？